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 第十五回 鍾情深處轉無情 屬望極時偏失望

慶如無可奈何，只得悶昏昏的睡下。這一晚，不知長吁短歎了幾千回，搗枕捶牀了幾千下，何曾閉一閉眼兒，直到天明，忽然想起：武林林既如此不堪，我又何必戀他？想古人到情慾熾時，全虧胸有把握，往往將慧劍割斷情絲，我讀書至此，亦曾十分仰慕過來，此刻臨到自己，何不懸崖勒馬，做一個大悟徹呢？想到此處，頓時心地開朗，立起身來，向桌邊取出紙筆，立揮一絕道——

花間龐吠陡然驚，驅散鸚鵡比翼盟。悟到色空真妙諦，梵天清淨絕無塵。

擱筆躺下，頃刻已入睡鄉。午後醒來，卻值平氏兄弟、公一、季留同來，入門便笑嚷道：「怎這時候才起來？還不請我們去吃扶頭酒麼？」慶如含笑道：「事情已經決裂了，你們還講這話怎的？」季留愕然道：「又有什麼變故了呢？」慶如方將是晚駕夢初回，猶聲頓作，陡見隔房踞坐一大腹賈，作種種惡習，娘姨輩極意勸解，武林林默坐一旁，不發一語，慶如憤火中燒，拳簾徑出等情事，一一告訴出來，又笑道：「我起初卻是十分惱怒，此刻則已勘破情禪，不作此無益之嗔了。」便將所作一絕，與兩人觀看。公一拍手道：「陝絕快絕，慶如快人，故能有此快事。我輩自負多情，往往誤用，以致墮入情網，造出種種苦惱。

自古大英雄大豪傑，因此失敗者甚多。慶如向來不輕種情，此刻又能跳出網外，我素深佩。」慶如正謙讓間，季留沉吟道：「這話不然，如果林林是一個尋常女子，此次慶如與之決絕，我亦贊成。但我知道林林實係出奇的人，他的程度思想高出我們幾倍，他又待得慶如好，據我旁觀看來，此番變端，他必另有緣故，或者因慶如鍾情到極處，就時時要求全責備起來。想慶如心中必以為我們愛情既如此深厚，則你我即為一人，無事不可告我，你不該再有這種事體，這是明明欺我。於是愛他的心，都變作疑他的心、恨他的心，愈看愈不是了。大約古來癡男怨女，往往有此。殊不知林林既做了姘女，雖說自由，卻有許多不能自由處。偌大上海，豈少優伯爵其人？按著青樓規例來乾林林，林林又何法拒絕呢？即使可以拒絕，在林林與你尚是初會，安知當晚不是拒絕那人麼？你既不察情由，負氣而出，那女子性情，是驕傲不過的，他縱有萬千難言之隱，弱者吞聲飲泣，強者負氣終身，決不肯低首下心的你用一封書去，要想林林來招賠你，真不知女子的性情了。」這一席話，說得慶如如夢初醒，佩服不止。公一也連連點頭道：「議論通極！所以花叢中推你為祭酒了。但此刻又用何法使他們複合呢？莫非你要將慶如苦情代訴於林林麼？」季留佛然道：「我又不是牽頭，又不是蔑片，我如何肯去做說客？慶如既深愛林林，即無所不可，難道不會向妝閣自投麼？」慶如躍起道：「是，是，我既情願犧牲我的性命財產名譽，以殉所愛之人，難道不能犧牲我的身份麼？」

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屈膝於美人，尚比乞憐於權貴高幾倍呢！兩君請暫別，我便立刻赴迎春坊了。」兩人大笑，一同出來，各自散去。慶如一口氣奔到林林門首，沒有歇一歇，正要入門，卻又躊躇起來，心想如何便可進去呢？卻被大姐阿珠看見，上前笑問道：「項大少，怎麼還肯到這裡來？莫非走錯了路麼？」慶如也勉強笑道：「我為什麼不肯來？先生在家麼？」阿珠道：「先生麼，他兩天沒有出去，怎麼不在家？」慶如聽得詫異，便跟

著阿珠上樓來。只見風靜簾疏，日斜煙細，房內靜悄悄地，林林慵妝懶髻，躺在一張睡椅上，似睡非睡的，聽見腳聲，開眸一望，見是慶如，便又閉了。阿珠喚道：「先生，項大少來了。」

林林不答，阿珠笑著出去。慶如親到椅前執著林林的手，口中但說：「卿卿，我負了你了。」一陣心酸，那眼淚滾下來，墮在林林手上，林林陡然坐起道：「慶如你知道我的心了麼？」慶如回答不出，倒呆呆的看著。林林緊緊把慶如的手握住，歎口氣道：「項君你當我中心惱著你的麼？其實，我卻極是感你大凡一個人愛了一個人，決不願舍了此人，再愛一人，使那人來奪我腦中位置，但又決不願我所愛之人又愛他人，被那人奪我在他腦中的位置，這個雖是人之常情，但所爭的在愛情，不在肉慾，倒不是吃醋拈酸的人所能夢見。當我沒有遇見君時，腦中毫無沾染，無所為愛，無所為不愛。自遇見君後覺愛君之情極大，不是將腦中掃除乾淨，決裝不下君偌大一個人物。所以當日便將時來纏擾我的盡力打發，但其中又有幾個強有力的，不免多費嘴舌。所以第一晚，不敢就許君，也是這個緣故。不料君因此又生煩惱，不得不急於解君之怒。但是打發未淨，又添出這一段孽障，難怪君要發怒，就尋常人也沒有不怒的。但你可知這孽障是誰？他就叫做華中茂，從洋行買辦出身，捐了一個道台，刻下要算上海巨富，專門交結官場，無惡不作，並且京裡也有他的線索。他卻專喜在花叢胡鬧，見有合意的，便強娶回去，任情作踐，過後又不理了。他曾幾次來此纏擾都被我回絕了，還不死心，三天兩次的來閒坐，此番聽得許了君，他如何肯忍？自然要吵鬧了。我本要呵叱幾句，但他勢鋒非常，深恐觸怒了他，於你我的事有礙，所以勉強敷衍。然而已經被我冷淡一場，悻悻而去，大約以後也無顏再來了。項君你想如此惡濁蠢物，我如容納了他，我又自命何等呢？且我雖沒有思想，也決不至此。我從前讀《茶花遺傳》常怪馬克這般高潔，卻容納一個傻伯爵，難道區區銅臭物，就能買我這個身體麼？所以我向來於這種市儈惡物，從不曾以正眼觀他的。你自昨日發怒去後，我十分怨傷，自怨落在這個勾欄之中，不能樣樣自主，就想親來賠罪。後來轉念一想，以君愛我之深，而忽作此無情之舉，是疑我之不潔也，如疑我之心一日不去，即愛我之心一日不復。縱使勉強牽合你，我心中終有芥蒂，這愛情決不能達到美滿地位。只有暫緩一二日，等你察訪明白，知我不是那種下賤的人，自然容易轉圓，那時重溫舊好，方能毫無間隔。

所以你才到時，我竟無從措辭，只好置之不答。果然你今日來了，可見是你我兩心相印，別無他意了，叫我如何不感你呢？」